

文化研究丛书 · 金惠敏 主编 ·
Cultural Studies Series

美学麦克卢汉

媒介研究新维度论集



李西建 金惠敏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文化研究丛书

美学麦克卢汉： 媒介研究新维度论集

李西建 金惠敏 主 编

刘 宝 李 璐 副主编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学麦克卢汉：媒介研究新维度论集 / 李西建，
金惠敏主编.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14674-6

I. ①美… II. ①李… ②金… III. ①传播媒介—
美学—研究 IV. 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4876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文化研究丛书

美学麦克卢汉：媒介研究新维度论集

李西建 金惠敏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14674-6

2017年9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5

定价：86.00 元

本书得到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陕西师范大学陕西文化资源开发协同创新中心资助出版。特此鸣谢！

丛书总序

文化研究的许多代表人如斯图亚特·霍尔等并不主张给予其所研究的对象文化以一个清晰的界定，也不建议任何研究方法对于这一对象的优先权。然而就是这种似乎既无具体对象亦无特别方法的文化研究却红红火火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风靡全球，成为当今世界第一显学。其成功的秘诀或奥秘究竟何在？

不言而喻，没有对象，意味着一切可为对象；没有方法，则是说一切方法都可以拿来使用。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无所不及（对象）、无所不用（方法），即是说，举凡世间的一切现象、问题都可揽入笔底，细细打量，举凡历史上出现过的一切思想都可任我驱遣，为我所用，其原因便是对于这种无对象、无方法的信仰和坚持。现在随便打开一本文化研究教程，都可看见这一超级学科令人叹为观止的宽度和厚度。读者用不着惊奇，在别的领域所见到的知识，好像不经什么改变就径直涌进了文化研究。浪漫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研究、性别研究、身体研究、全球研究，甚至汉学研究，都能在文化研究的范畴内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用武之地。当然我们可以批评它是大杂烩、百衲衣，但不能不承认和服膺它的丰富多彩和纵横捭阖于各种话语之间的巨大潜能。

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虽非文化研究中人，但

他对“文化”概念的宽泛无边的批评和他本人对其狭义化的处理则可能透露出文化研究的活力和意义所在。他有个轰动一时的论点，说是冷战后世界冲突已经由之前的意识形态冲突转向文明或文化的冲突。他所谓的“文化”不是文化理论家如格尔茨、威廉斯等人那个包括了一切文化形式的定义，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从流行文化到高雅文化，他指出这样的文化概念什么也解释不了。他要把“文化”限定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普遍守持的价值、态度、信念、取向以及基本假定”上。简言之，在他看来，文化即价值观。可以发现，亨廷顿的错误在于否认了低级文化形式的价值蕴涵。但这一错误也可能发人深思，借着它我们可以追问一下：价值难道仅仅存在于高级文化而不见于低级文化吗？

文化研究在另一条道路上思考文化。首先，它将文化定义为“意指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即运用符号创造意义的过程及其成果。符号无贵贱之分，无精英与大众之别，一切符号均可用以表情达意，或者说，任何符号均为生命之形式。这种符号界限的模糊将导向对一切文化形式的开放。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对于其对象不做选择，来者不拒，非也！其次，文化研究总是倾向于选择那些意义最为重大至少是最为有趣的问题来研究，而当代各种社会问题中，恐怕没有什么比政治牵扯面更广从而意义更为重大的了。就此意义而言，文化研究实乃文化政治学！文化研究的政治有宏观方面的，如霍加特的工人阶级阅读，霍尔所命名的撒切尔主义，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正在进行中的特朗普研究，也有微观方面的，即日常生活层面的现象，如：服饰、发型、酒吧、餐饮、连锁店、购物中心、娱乐方式等。文化研究一向关注政治问题，这一点与批判理论类同，但其在日常生活方面涉猎之广则为后者所远远不及，因而在英语世界以及中文世界，文化研究便后来居上，几乎囊括或取代了批判理论。一切批判理论当今都可以归在文化研究的名下。已经没有必要再来区分什么批判理

论，什么文化研究了，它们已经合流，合二为一。

总之，文化研究固然无所不包，但它背后有一原则，就是研究各种文化形式，即各种意指实践，尤其是其可能被模糊、被掩盖和被歪曲的含义，以恢复其本来的面貌。因此，文化研究与其说是一门学科，如体制内许多学者所希望的那样，倒毋宁说是一种研究方法和观察角度，谁都可以尝试。

本丛书以“文化研究”相标榜，其意即在拣选对于各种意指实践或表征活动的研究成果，为创造美好的人类生活而尽绵薄之力。由于当今的学术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丛书的作者和选题的构成也将是国际性的或星丛性的。不敢借此以表达对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奢望，但如果说这样做具有文化间性的意义则属于基本的文化自信。虽然限于汉语，这里的文化间性还只是内向的文化间性，即在一种语言内部的文化对话。期待不远的将来汉语也能成为一种国际学术语言。

金惠敏

2017年3月21日星期二

北京西三旗

目 录

理解媒介的延伸

——纪念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发表 50 周年（代序）……………金惠敏 1

五十年以远……

——回顾与展望……………埃里克·麦克卢汉 / 著 王 蓓 / 译 10

麦克卢汉与新媒介之十二特性

……………兰斯·斯特拉特 / 著 胡菊兰 / 译 16

媒介研究的诗学源泉：一些定量的初步理解

……………彼得·穆赖 多明尼克·谢菲尔-杜南 / 著 梁小静 / 译 40

后视镜中的麦克卢汉媒介研究：旋涡、螺旋和人文教育

……………艾琳娜·兰伯特 / 著 梁小静 / 译 60

虚拟现实与麦克卢汉“作为艺术形式的世界”

……………弗兰克·泰格龙 / 著 刘 宝 / 译 76

感性整体

——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与文学研究……………金惠敏 85

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文学根源

……………艾琳娜·兰伯特 / 著 李昕揆 / 译 109

“感知操练”：麦克卢汉的媒介文艺思想……………李昕揆 125

艺术感知与技术感知的交合

——论麦克卢汉的电媒感知与现代主义艺术感知

……………易晓明 140

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是“听觉人”

——中国文化的听觉传统及其对叙事的影响 傅修延 161

冷媒介与艺术 尤西林 185

麦克卢汉“Global Village”概念的四重内涵 陈海 202

理解“反环境”

——麦克卢汉媒介观的一个新链接 刘玲华 221

消费时代的价值期待

——从《娱乐至死》看媒介生态学的人文理论面向及其

未来 李西建 239

论麦克卢汉的媒介生态学思想 张进 255

《理解媒介》与北美媒介生态学的承传流转 何志钧 273

理解社交媒介：马歇尔会怎么说？

..... 马尔科·阿德里亚 / 著 刘宝 / 译 290

理解大数据的温度

——以麦克卢汉“冷热”媒介理论为基础 李璐 301

媒介、文化、身份

——麦克卢汉思想映照下的当代媒介与文化转型分析

..... 克里斯蒂娜·夏希特纳 / 著 唐涛 / 译 312

技术与感性

——在麦克卢汉、海森伯和庄子之间的互文性阐释

..... 金惠敏 326

麦克卢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何道宽 359

延伸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 / 媒介研究与当代文化理论”国际研讨会

学术综述 陈海 376

编后记 388

理解媒介的延伸

——纪念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发表 50 周年

(代序)

金惠敏

2014 年是麦克卢汉堪称 20 世纪思想经典的《理解媒介》(1964) 出版 50 周年。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最大变化也许不是什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新金融危机，甚至所谓“中国的崛起”或“美国的式微”，而是已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媒介，它深入地改变了我们最日常的生活、我们的文化行为以及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一切似乎都呈现为“媒介的后果”，连恐怖主义都是媒介的后果。恐怖主义的目的不是制造恐怖情绪，而是恐怖情绪的大众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的“文化理论”也是媒介的后果：试想一下文化理论的主要对象大众文化的由来吧！“大众”是被现代传媒建构起来的。

一切都要从媒介说起，一切都要从媒介获得解释。犹如“资本”曾经是理解 19 世纪社会的一把钥匙，如今媒介则成为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的超级方法论！以前我们读马克思，今天我们读麦克卢汉，或者“倾听”麦克卢汉。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者的精神导师，麦克卢汉堪称全世界网民的至圣“法师”(guru)。但麦克卢汉之后，谈论“资本”而不同时谈论“媒介”将是野蛮的、言不

及义的和不得要领的，因为今日的资本首先为媒介如电子媒介所显形。

站在电子媒介的制高点上，麦克卢汉指出，马克思是19世纪的“硬件人”，其全部思想都是建立在“硬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他想象不到20世纪最重要的商品是无形的“信息”（information）。^①由于“信息”为电子媒介所创造，是电子媒介将整个世界包括资本和商品数码化的，麦克卢汉所呼唤的由“产品”到“信息”的转换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媒介”转向了，即在观察社会巨变时对一个媒介视角的启动。

媒介是当代人的运命。“运命”意味着展开，但同时也意味着它只能以某种方式而展开。柏拉图曾教诲我们要按照“理念”来观察世界，亚里士多德将此“理念”科学化为“形式”。康德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先验范畴”，我们必须经由它们方可“理解”对象。而麦克卢汉则是非常具体地告诉我们，“理念”、“形式”、“先验”其实一点儿也不玄虚，它就是我们每日都在与之打交道的媒介。他宣称“媒介即信息（message）”，强调媒介对于信息建构之决定性作用。这个决定性作用，在我看来甚至是前提性的，即是说，没有媒介，便没有信息！没有媒介，便没有我们对于对象世界的知识。霍尔说过，不经编码，无以成新闻。套用这个说法，不经媒介，无以成信息。

因而，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媒介，而是媒介根本上就内在于我们，它是我们先天的认识机能（faculties）或主体性。媒介是我

① 参见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 Lectures and Interviews*, Stephanie McLuhan and David Staines (ed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3, pp. 282-283。此处的“information”和下文的“message”均译为“信息”。大体上说，“information”既包括“媒介”（medium），也含有其所传递的“message”；与此类似，“message”就其拉丁语源（missus）看也有“传送”的意思，即也关涉“媒介”。不过，这并非说在当代英语中二者可以互换使用。

们“内在的尺度”^①。要不要媒介，由不得我们，它最终是要由媒介说了算的。人类为媒介所定义！我们人类如果不只是一堆“质料”的话，那么它就还是或者说更是作为“形式”的“媒介”。没有媒介，我们将流为行尸走肉！

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即便不是当代世界的百科全书，也可谓理解这一急剧变化世界的工具箱。其“媒介”概念几乎无所不包，包括了人的一切“延伸”，其媒介理论已为人文社会科学所广泛使用。然而在使用或挪用中，我们发现，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内在精神却被模糊了或是被遗忘了，这个精神是美学精神，是以想象性文学为代表的人文价值。请记住，麦克卢汉首先是一位文学教授！文学是其媒介解释学的“前见”、“前结构”。例如，其“地球村”概念是一媒介概念，我们只是在媒介的意义上生活在“地球村”，然其根底里则是一个美学的或曰感性的概念。通过“地球村”以及电子媒介所创新的“听觉空间”，麦克卢汉发起了对建立在机械化基础上的理性主义的猛烈批判，同时他在电子媒介的世纪看到了古老的整体感性的新生，看到了艺术和生态的复苏：

也许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最伟大的信息革命发生在 1957 年 10 月 17 日（应为 4 日——引注），其时人造卫星为地球创造了一个新环境。自然世界第一次被完全囊括在一个人造的

① 参见马克思著，中央编译局译：《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8 页。原文如下：“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就此语境而言，所谓“内在的尺度”就是人类本身所固有的尺度，它不经反思、不为意识控制，从而即是客观的，犹如任何物种的尺度。而“懂得”运用其自身“内在的尺度”以及其他物种之尺度的则是人类自由自觉的意识活动。马克思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同上书，第 57 页。）因此，人的“内在的尺度”不是“人的类特性”，而是人的动物属性。异乎此，我们在“人的类特性”的意义上使用“内在的尺度”这一概念，这样做有节约词语的考虑。

容器之中。在地球走进这一新的人工制品时，自然终结了，而生态（ecology）却诞生了。一旦地球上升至艺术作品的位置，“生态”思维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①

麦克卢汉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以其媒介洞识开辟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场域。我以为，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艺术的思维、文学的思维——如果说这里提及“文学”而不致产生误解的话。有必要重申这个老生常谈吗？文学即艺术！

在西方文艺史上，或许有过所谓“审美现代性”之类的东西，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断称的，但对于麦克卢汉来说，美学或艺术，倘使失去了康德、席勒所要求的“自主性”，其在电子媒介时代就不再有“聚焦”、“中心”、“深度”，不再有“视觉性”而只有“听觉性”，不再有“自然”而只有“生态”，一句话，不再有坚硬的“主体性”，则将是“后现代”的。^② 我们不必等待麦克卢汉亲手为我们铸造一个新术语——“审美后现代性”，因为，他已经将我们引领到这个术语面前。

古老的中国曾给麦克卢汉以后现代的灵感。也许有读者对麦克卢汉关于中国文化的总体论述不以为意。的确，麦克卢汉未必能够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和多面孔，然而其他人也未必，包括那些沉潜和濡染其中的中国学人。但是，具体于其对道家、对庄子的引述，我们倒是可以斗胆放言，麦克卢汉绝对是正确地接通了作为道家代表人物的庄子与后现代主义，且恰切地用于支撑他自己的“审美后现代性”的媒介观。在其两部最重要的著作

① Marshall McLuhan, "At the Moment of Sputnik the Planet Became a Global Theater in Which There Are No Spectators but Only Actors", in *Marshall McLuhan Unbound* (05), Eric McLuhan and W. Terrence Gordon (eds.), Corte Madera, CA: Gingko Press, 2005, p. 4.

② 麦克卢汉“经常将我们所称的‘后现代’的开端在时间上标定在19世纪早期电报的发明和使用”（Glenn Willmott, *McLuhan, or Modernism in Revers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pp. 157-158），而“现代”则是发轫于古登堡的印刷术。

《古登堡星汉》和《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都引用了庄子“抱瓮出灌”的故事——庄子不是麦克卢汉擦肩而过的陌路：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搢搢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

为圃者叩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挹汤，其名为橰。”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庄子·天地》）

故事是从海森伯那里转抄过来的，然而麦克卢汉比海森伯更真切地嗅出了其中技术的感性意味。他从这则故事中引申出两个论点：第一，技术的后果是感性的；第二，每一技术如果作为某一感官的延伸的话将引起整个感觉比率的变化：

撇开所有的评价不论，我们今天必须知道，我们的电子技术影响到我们最日常的感知和行为习惯，从而立刻在我们身上重新创造最原始的人类所具有的那种心理过程。这些影响不是发生在我们的思想和观念中，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经学会了批判，而是在我们最日常的感性生活中，这创造了思想和行动的涡流和矩阵。^①

① 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2, p. 30.

与理性之旨在分割和分裂比而论之，感性的本质是整体性的。例如，麦克卢汉指出：“广播的效果是视觉的，照片的效果是听觉的。每一种新的作用都会改变所有感知之间的比率。”^①也许此处要稍稍修正麦克卢汉的是，为了强调技术的感性作用，他否认了技术对于思想和观念的作用。而事实上，技术对感觉系统的改变也终将引起思想和观念的改变。技术对人的延伸是深刻而全面的，既在感性层面，亦在理性层面。但无论如何应当感谢麦克卢汉的是，他启发我们，任何意识形态的革命如果不经由或者不引发感性的革命，终将是不彻底的，也因而是昙花一现的。似可以争辩：人类迄今为止最深刻的革命当是感性革命或美学革命。

如果说仅靠如上文献，麦克卢汉还不能顺顺畅畅地将庄子带向其通过电子技术所开辟的后现代场景，那么在他未能征引的庄子文本中，庄子则活脱脱就是他所希望的那样一位后现代主义者：跃然纸上，如在目前！我们不知道应该为麦克卢汉感到惊奇呢，还是为麦克卢汉感到庆幸，惊奇于其敏锐的洞察力，庆幸其不待耕耘而竟有收获，反正庄子哲学即使不能说与后现代主义完全叠合，那也是息息相通、意趣相投的。

限于篇幅，在此我们仅举两例以作证明：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这个故事要与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

^①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 (critical edition), W. Terrence Gordon (ed.), Corte Madera, CA: Gingko Press, 2003, p. 95.

口爽”（《老子》第十二章）对照阅读。“五色”、“五音”、“五味”均非自然之色、音、味，它们是人工或技术的产物，其特点是对色、音、味的提取和强化，是将其与自然相分离。浑沌死因无他，就是儵与忽以分解性思维方式取代其整体性的存在，他们错误地以为所有人都是在“视听食息”中生活、享乐，都是以“视听食息”的方式与世界相沟通；他们全然不能想象竟还有浑沌那种整体性的与世界相沟通的方式。以不同的思维对待对方，只能是相互虐待和虐杀。儵、忽杀死了浑沌，而浑沌又何曾有过“待之甚善”之德？——这怕是庄子偶然的疏忽了！儵、忽与浑沌的格格不入就是麦克卢汉所一再强调的“机械化”与“自动化”的矛盾和对抗。《理解媒介》开卷即指出，人们之所以会对“媒介即信息”感到惊诧，原因在于人们长久生活在一种“分解和割裂的”文化传统之中。^①

在另一则寓言中，庄子还揭示了分解式思维如语言与感性经验的对立：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庄子·天道》）

① 参见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p. 19.

在“抱瓮出灌”故事中，庄子似乎是反对技术的，但是在庄子心目中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技术，就是化入感性的技术，前者是可分析、可分解、可重复的，而后者则是感性的，是一次性的、无法传达的。轮人的技术——准确地说，是“技艺”、“手艺”——是不可言传的，它是内在的，只能“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在“心”、“手”之间流转不已而不外泄；而一旦外泄于语言，则如庄子所论，由于“道不当名”，故“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庄子对语言的不信任，就是对具有语言特征的技术的不信任。庄子的语言理想是无语言，庄子的技术理想是无技术。换言之，在语言中看不见语言，在技术中看不见技术，甚至连“看”本身都是多余的、累赘的，它妨碍对真理的接近。也许祛除了“看”，语言将成为“道言”，而非“方言”，技术将成为“道术”，而非“方术”。

关于庄子和海森伯的关系，麦克卢汉描述说：“现代物理学家与东方场论亲如一家。”^①这话用在海森伯身上可能远不如用在他本人身上更为妥帖，因为无论麦克卢汉抑或庄子显然都要比海森伯重视感性一些。庄子是感性后现代主义者，麦克卢汉亦复如是，虽然感性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意趣：简言之，庄子由感性入于“道”境，旨归在“道”，感性最终被否弃^②；而麦克卢汉则试图通过对感性的寻找和发掘以召唤和恢复被理性化所撕裂和埋葬的人性整体性，始于感性且终于感性，在在不离于感性，即是说，感性既为其“术”（方法），亦为其“道”（目的）^③。进一步界定，由于“感性”乃“美学”之基

① 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p. 28.

② 参见金惠敏：《论“内通”非“通感”——钱钟书道家通感论接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③ 参见金惠敏：《感性整体与反思整体——麦克卢汉、海德格尔与维科的互文阐释》，《南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